

与龙同舞

□ 谭伟平

最美的四月，我陪两位画家入住位于龙尾巴村的梓山漫居。这是在张家界享有盛名的民宿山庄，在这儿眺望，就能直接看到最美的张家界风景。我曾经写过一首赞美张家界的歌《你有美我有梦》：挽住你的白云/飞上你的蓝天/俯瞰你的翠绿/沉醉你的奇葩/留住你的梦境/痴迷你的画苑/钟情你的美颜/眷恋你的仙山，这就是我对仙境张家界最初最朴实最真挚的印象与感受。

张家界这片神奇的大山，是亿万年前宇宙送给地球的特殊礼物，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但因地域的偏僻、交通的不利，一直被蒙上厚厚的面纱，不被外人所知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这片养在深山人未识的仙境，才被有识之士撩开了面纱，露出了迷人的仙容。但由于交通的屏障，想一睹芳容的人还是不多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张家界的交通得到了快速发展。张家界的旅游也获得了快速提升。梓山漫居大门口七彩路上写道：踏上这条最美的路，从此人生变坦途，既是张家界的形象代言，也是龙尾巴村山乡巨变的真实写照。

谁都想走捷径，有时捷径会是最远的路。湖南西北边陲的张家界，因拥有了独特的世界奇观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便成了中国的旅游名片，迅捷地独立成为湖南的地级市。

而位居张家界核心景区水绕四门的龙尾巴村，一直是一块世外桃源之地。从种田东篱下的农耕社会，突然跃进到春风吹又生的旅游消费社会，其措手不及与惶惑不安的心境可想而知。村里依山而建的那些零零落落的破旧农舍瓦房，如何能匹配仙境画苑？如何能留住高端客流？成为摆在龙尾巴村村民面前的一道难题，也是刚从大学毕业放弃铁饭碗，自愿回乡后被任命为村支书的刘斌先生首先要破的题。

身为龙尾巴村的大学生村官刘斌，想到了一个办法：借鸡生蛋、借船出海。

他找到在上海开旅行社的杜勇两兄弟，游说他们来龙尾巴村建民宿山庄。于是就有了梓山漫居落户龙尾巴村，董事长杜勇先生成为了龙尾巴村村民的传奇故事。

在梓山漫居下榻的第一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：四周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恍惚中，我不知道人在哪里？身在何处？醒来四周一片寂静，无声无息。我按动床头柜上的电控，窗帘徐徐开启。视线中，云雾缭绕的奇峰扑面而来，仿佛是穿越到了另外一个星球。朦朦胧胧中，就换了一个场景。脑子不禁冒出一句疑问：这奇山异水真的是天外的仙居吗？

相传西汉留侯张良当年在此隐居，终老后葬在水绕四门的悬崖峭壁间，守护着张家界三千奇峰与金鞭清溪，人间仙境张家界由此名扬天下。

梓山漫居山庄背靠传说中的龙尾巴，九座山峰依次排开，宛如龙尾的九片麒麟，庇护着龙尾巴村。而占地30多亩的梓山漫居依偎于其中。山庄里面一步一景，有300多年历史的梓木树矗立于接待总台前的草坪正中，尽管生命已经落幕，但枝条虬劲，呈龙威凤势，是龙尾巴村的地理标志。九栋两层楼的民宿客房错落有致布局在竹林树木之间，房前屋后桃红柳翠，绿草茵茵。餐厅前环绕的泉水流畅，树叶倒影。蜿蜒回环的碎石小路曲径通幽，放眼望去，疏影灼灼小草青青。

与梓山漫居老总杜勇先生聊天时，我赞赏他的梓山漫居修建得非常得体，不显人工雕琢之形，又尽露生态优美之姿，移步换景，皆是惊喜，是张家界的一张风景名片，为乡村振兴探索了一条路径。他则诚恳地多次强调说，梓山漫居存在的最大意义，是提升了龙尾巴村民宿的品质。今后要利用好梓山漫居的优雅休闲场地，开展多样化的活动，丰富游客的体验感，增强这一品牌的影响力。

耳濡目染，我不禁升腾起万千感慨：首创在基层，经验在一线，高手在民间！

我觉得，自然的风景与社会的风景有相同的逻辑，飘进心里的才是风，立在心头的才是景。

梓山漫居、璞舍、虚度、止舍等民宿的相继诞生与大放异彩，带动了龙尾巴村集体经济的大幅度跃升，即使是三年疫情，也没有摧毁其坚实的根基。相反，催生并奠定了龙尾巴村乡村振兴的宏伟图伟业。从村领导到普通村民，都感受到了发展旅游带来的综合凝聚作用与牵引效益——实现了五个振兴：弘扬了文化，落地了产业，吸引了人才，改善了环境，促进了旅游。并通过科学协调发展，在环境治理、文化传承、生态保护、劳动就业、人才引进、共同富裕等方面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。从开始时的“旅游+”向现在的“+旅游”转变，旅游的新质生产力也正在形成之中。

如今，龙尾巴村已改为龙尾巴居委会，走在彩笔绘出的七彩路上，那鳞次栉比、春光明媚的画面，不断映入你的眼帘，飞进你的镜头，美不胜收的风景让你赞叹不已。

有你的美，金银不羨，愿你的梦，永远都甜。与龙同舞，必能腾飞！

思郎中

□ 宋伯胜

星期天，约健、德二君在益多茶楼聊天。天南海北，古今中外，人物典故，时事政治一頓亂侃。侃來侃去，无意间侃到消失已久的中医郎中。

郎中，唐朝为官职，明朝专指从事中医的医生。

健君说，前段时间，他吃不好睡不香，经医院检查肠胃里有一黑点，吃了好多药花了好多钱不见好转。或许是久病乱投医，他想到郎中。听友人说，古丈有一郎中厉害得狠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驱车前往。那郎中居深山老林，与清泉为伴，除了眉毛长，胡须长，有点道长风范外，也无任何特长。为考验郎中功夫，他故意隐瞒病情。哪知郎中也不问病情，先看气色，后摸额头，然后拿着七寸长的小枕头将病人的手放在上面，专心拿脉。不一会儿，见他两眼一抬，眉头舒展，张口就来：肠胃里有一斑点，无需大惊小怪，开两付中药，不出半月就会好转。半月后，他将信将疑跑到医院照片，果真斑点没了。你说怪不怪？

德君在未改行之前是学中医的，对中医的了解自然要透彻得多。他说，论历史，中医比西医早很多年。在西医未被传教士带入中国之前，国人治病全靠郎中。西医治标，中医治本。只怪现代人急功近利，使中医漫漫地淡出历史舞台。目前，一些土郎中看病像干特务的，五十岁以下的人不知郎中是啥玩意儿？医学正道，应该是中西结合，标本兼治。现在的中医馆，挂的牌子响当当，可为了利益，尽搞些挂羊肉，卖狗头的事。没有郎中，哪来中医？这也是他改行的原因之一。

人吃五谷，自生百病。医院是不想去又不得不去的地方。讲到身体，我也有话要说。

天命之年，我哪都不突出，就是腰椎间盘突出。虽多处医治，仍然腰杆像弓弯，走路像鸭婆。一朋友推荐了一个叫“金手指”的怀化郎中。本来腰痛，他却在肩上找穴位。脑壳痛捉到屁股摸，莫非是江湖骗子？按着按着，肩上的穴位像刺虫抽丝突然扯到了腰上，我本能地尖叫一声。他问：是这里吗？我说：是的。他用笔在肩上画个记号，然后，拿出拇指大的小瓶将自制的药水倒在粗糙的纱布上，在画着记号的穴位上反复用力摩擦，直到毛细孔漫出血丝，才贴上止痛膏药。他说：好了。我说：真的吗？他微笑地说：好不好，见疗效。今天晚上，穴位上会流脓的。贴这块膏药，一是止痛，二是怕弄脏衣物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换药时，肩上的膏药移动到腰上。从那时起，我的腰再也不痛了。

打那以后，我称“金手指”为神医，他称我为挚友，我们无话不谈。

“金手指”说：我那点本事算啥？跟师父比舔屁股还嫌舌头粗呢。

师父看病，点物成药，就地取材，随手拈来。什么树叶、草根、老鼠屎、蜘蛛网等都派得上用场。如皮肤烧伤，他用锅底灰和老鼠屎搅拌糊在伤口，专等伤口糜烂，长出新肉，无疤无痕。这叫“移花接木”。他治顽固性牛皮癣，用的是新鲜牛屎加长满刺的活毛草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这叫“以毒攻毒”。一次，一青年因肚子痛疼难忍在地上打滚，他

顺手捞一把带泥的青苔做成丸子，在青年的小肚上反复揉搓，不到十分钟就好了。这叫“百草治百病”。

“金手指”还说，听他师傅讲，师爷是国民党军医，文革初期从湘雅医院下放农村。他带的徒弟，后来都是专家，有的还当了卫生厅厅长。可惜，他死早了，是整死的。好多东西都失传了。

我和健、德二君都是五、六十年代出生的，对郎中的印象是深刻的。郎中是什么样的？在山上采药像个砍柴的；在田间地头挎着药箱像个种田的；在街头巷尾就像个摆摊的。他们救死扶伤，吃住在乡村，行走在民间，是病人的良师益友。

健君是作家，德君是编辑，我是文学爱好者。三人相聚，本意是谈文学的，没想到谈的是中医和郎中。看似不相干的话题，实则为中医立碑，为郎中招魂。

健君说：久病思良医，好多东西失去了才显得珍贵。

德君说：像保护遗产一样保护郎中该多好呀！

现在医患矛盾时有发生，归根到底是人与机器人的矛盾。假若医生是机器，患者是人，他们之间哪有感情？我们思念郎中，其实是思恋医德、思恋作风、思恋精神、思恋感情。这话是我说的。

近期多雨，山上多雾。我推开茶楼窗户，见澧水南岸山峦起伏，云卷云舒。特别是天门烟云，时儿如惊涛拍岸，时儿如海市蜃楼。我感叹：这神奇的大自然哟，不知有多少奥秘等待人们去探索。比如消失的郎中，失传的秘密！

金鞭溪

□ 吴远山

从绝版的风景里
蜿蜒地流出，纯粹的水、灵性的水、
耐读的水

我双手撑地
趴下来，模仿一块长满绿苔的大石头，
安静地品啜溪水

以后的岁月里，总有陡涨的金鞭溪
越过我的肋骨，弹奏出
生命的热烈和绚丽

长到四月的雨

(外一首)

□ 钟华

长到四月

雨水。丰满起来
粗枝与大叶的对话
被雷声打断
被闪电屏蔽
被风截胡

少年。手捧着花瓶
收集着从那座皱纹溢出来的部分
新话题来了，比如花香

把词语打个蝴蝶结
个个都身怀绝技
我把词语打个蝴蝶结
就蹁跹其中

用回形针别起的诗
即使散落一地，词不达意
日子已码好

一场场雨，让大地厚重了许多
而我的背包
只装走万分之一

用红色记忆这片土地

(外二首)

□ 杜军

沿着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高耸的纪念碑
我找到了八十多年前桑植4000名儿郎告别时的依恋和决心

找到了干田坝上寒风裹挟的红旗、火炬与马鸣

一个跋涉万里的黑夜和黎明
在刘家坪
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
誓师大会声震云霄

他们要喊出山河日月的走向
喊出老区人民的苦难、悲泣和向往

红军树，寄托灵魂的指向牌
被瞻仰出灵性的古樟会记住

那一批批的顶礼膜拜
一枝一叶都聆听故事、宣讲传道

也面对宣誓、注目仰望
熟悉了一棵树更名的来龙去脉
并粘贴着英雄的传奇跌宕

火炬般矗立的
千年古樟烛照心灵的黑暗
让游离不定的精神回归身体

信仰就沿着树枝的走向
婆娑生长

袁任远故居，拜谒两代将星人家
那天走进故居时的心情
比晨光洒在田野上更加清新、明亮

有人举旗，拉条幅
有人低头沉思，寻足迹
几块牌子挂着现实的目的和意义

我忽视这栋房屋的风景

吊脚楼前

□ 胡小白

是凸出的石板路引领我们来的
但在吊脚楼前，落日与山峰轻咬一起的时刻

阿婆背背篓的影子完全消融于池塘彼岸
风相继填满风的身体

靠在篱笆边
井沿

画眉停驻过的黄昏，生活是一只跃出水面的鱼
使无形有了具体灵动的表现方式

我们惊讶于珍珠果上盛放的不熄火焰
带着踉跄发音，从左眼燃烧至右眼，拥抱波痕

比所有的光都热情。是失而复得的记忆
一种剪不断的纯粹
希望
涌动着，想要冲破贫穷的黑色屋顶

我们抵达，并见证这时代



山野 谷俊德摄

茶道

□ 田克清

大家常常来不及洗脸，听着大山里的鸟叫，就出发前往一个叫木凹的地方开垦茶园。大山里，我们把希望种在土地里，把青春的种子种进茶地，长出绿色的希望。用汗水浇灌着茶的种子，长出一片绿色的梦想。

在茶场的日日夜夜，在父亲的熏陶中，我基本学会怎样种茶，怎么制茶的工艺。可后来我没有成为茶叶制作专业技术人员。参加工作后，喝家乡的茶自然是少不了的，我深深的眷恋着家乡的茶园。有时少不了又在梦里出现自己在卧云界茶场看日出，看着茶园绿色的情景，品尝着茶的余香。忘不了多少个夜晚，我站在茶园中数天上的星星，看流星划过茶园，茶叶的青绿啊，香极了。

茶呀！虽然谈不上有树木的高大，但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毅力，它用自己的矮小的身姿展现高贵的品格。

茶，我更喜欢清明后采摘的茶，其叶发育充分，水分饱满，茶汁浓，口感好，香气更浓。

人间四月芳菲天，我从家乡采来新嫩茶叶。这些茶叶，一律两叶一心，就像三军仪仗队整齐划一，制出来的茶为上品。加工茶叶很有讲究，首先得把采回来的茶叶摊开，凉干水气，锅要烧红，然后将茶叶倒入锅中用手不停的炒翻，这叫杀青。茶叶好不好关键一道工序就是杀青。杀青时，绝不能把青叶抄糊。

待茶叶全部抄软，尽快放入簸箕里顺时针方向揉搓捻成条状，待冷却后摊开。不能聚堆，不然就会出现红梗影响绿茶品质。茶汁好不好关键在于手工揉搓捻揉，捻去涩味留下清香。这样经过七道工序，再慢慢烘干成为一杯绿茶，透出春天的景象和云雾飘香，沁人心脾，回味绵长。

家乡的茶，伴随着我的苦乐年华。我如一片茶叶，在人生浪花里努力升腾，散发清香，催发我积极向上的精神。

我就是家乡的一片茶叶，为家乡添一道秀色。这就是我的茶道。